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 月光下的银匠

● 阿  
来 / 著



# 月光下的银匠

阿来 著

---

顾问：王蒙 洁泯 谢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下的银匠/阿 来著

yueguangxiadeyinjiang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901—1

I.月…

II.阿…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I·1457

月光下的银匠

yueguangxiadeyinjiang

© 阿 来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12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5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901—1/I·1457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 作者小传

阿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1976年毕业于一所乡村中学后回乡务农。高考恢复后报考一所地质学校，因为在那时我有限的见识中，这是一种可以带你去到很多地方的唯一职业。结果，一纸录取通知书将我送进了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将近五年的乡村教师。后转做文化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现供职于四川成都一家杂志社。

##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 总序——

#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 目 录

---

---

《跨世纪文丝》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3)
老房子·····	(1)
阿古顿巴·····	(9)
野人·····	(22)
鱼·····	(37)
槐花·····	(92)
银环蛇·····	(101)
血脉·····	(111)
狩猎·····	(155)
蘑菇·····	(168)
群峰飞舞·····	(183)
月光里的银匠·····	(196)
行刑人尔依·····	(221)
宝刀·····	(317)
跋:通往可能之路·····	冉云飞 阿来(371)
附录:阿来主要作品目录·····	(379)

## 老房子

老房子的三十根柱脚在短暂的夏天散发着甘甜的朽腐味，地板上满是过去日子的灰烬。墙角长满白伞黑褶的菌子。晚上，风穿行于宽大的带雕花木栏杆的走廊上，呜呜作响。听见的人说那是女人难产时的呻吟。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老房子主人家到了四代前往下都是独子单传，每个媳妇非得难产三次方能顺产下一个聪颖过人的男孩。总之，在昔日村寨的一片废墟上，白玛土司家的老房子仍像一个骨质疏松的梦境一样静静耸立。井台的石板被太阳烧裂了，裂纹中窜出大丛大丛叶片油黑肥厚的荨麻与牛蒡，院子空空荡荡，浮泛的泥土上满布夜露砸出的小圆点。

莫多仁钦从院门旁的小木房子里出来，费劲地敞开院门。门前那空荡荡的驿道日渐荒芜，太阳已经晒干了露水。这是土司外出冶游或猎鹿归家的时候了。木门沉重地啾呀了一声。莫多仁钦想起梦中有人把一片浸透水的秦艽叶子覆盖在他眼皮上。果然就感到长年害着火眼的眼睛清凉了许多。他甚至看清了一只悬在丝上下垂的小蜘蛛，看清了一队黑甲虫般的卡车无声地穿过亚夏山口。他折回身，像是要感谢故主灵魂对他暗中的庇佑。他打算下跪但膝关节僵硬，更主要的是：他惊奇地发

觉一夜之间已忘记了主人原先卧房的窗户。老房子每层九个窗户，四层三十六扇窗户。主人的窗子是顺墙角起数的第二个，但不知从左还是从右，也不知是上数的两层还是下数的两层。他垂头摸摸翟翟袍子上一层十分细腻的尘土。

“一百零八岁了，你。”

他一张口讲话，四十六年前主人付钱镶的那副假牙就掉下来，落在脚前的草地上。不能确切记忆的是好多天抑或是好多年以前，一个人推开沉重的木门。他想问：“谁？”但闭合太久的嘴不能立即开启，就连唆使看门狗那种声音也不能顺畅发出，一团灼热的东西上到喉头，又咕噜一声跌回到胸腔。

“莫多仁钦，你还认识我吗？”那人嗓门很高，他一开口，爬满粉红色苔藓的院墙一角就倒塌了。

“不认识了？”

“咕噜。”

“到底认不认识？”

“咕噜。”

他记得那个人穿一双鹿皮靴子，身上背的肯定是一只闪着烤蓝的崭新的猎枪。他还记得那人一只脚已经跨出门框，突然回身说：“你看，你看，几年前你的主人寄了一封信给他女人。我从区里邮局取了就忘记了，给你。”

莫多仁钦接过那牛皮纸信封，顺手塞进毡帽翻边的夹缝里。他想起谢世许久的女主人，那人跨出门后，他想叫泪水流出来，但泪泉已经干了。眼病也就从那时就害上了。也是那天他想起许久没给太太换上新的窗纸了。想起这事，他才进入老房子，手边找不到新的窗纸，莫多仁钦只是呆呆站在窗前，看到破烂窗纸的缝隙后飘荡一朵云，就扬扬眉毛走过尘土飘浮的走廊。人们把什么都搬空了。当初寨子里的人们循着新有的喻

喻的汽车声迁往公路边上。他们搬空了自己的房子又搬土司家的房子。太太说让他们搬吧，不然他们会打死你。太太坐在他小屋的门槛上，脸色惨白目光却异常地明亮。太太第一次攥住他握成拳头的手，他兴奋得一身变热又变凉，白玛土司家也只有他一个门房被太太攥着手，何况太太厚呢的百褶长裙就笼在他小屋那光可鉴人的门槛上。这事发生前好几年，老土司茸珍就死了。新土司在内地念过汉文中学，听到解放军将要进山的消息，就带上若干金条和银元宝接着上内地念书去了。

以后的事情要说简单也非常简单。

土司太太后来被先解放军进山的胡宗南溃军轮奸。她来到这里不到两年土司就走了。她是草原上一个土千户的女儿，她来自一个有三十六户人，八百牛三百羊的游牧部落。那天，莫多仁钦听到二楼左手尽头的房子里传出似哭似笑的尖利的叫声，那声音撕裂了雪白漂亮的窗户纸，莫多仁钦看着楼梯的踏板在脚下像风车叶子一样飞速翻动，看到扑在太太身上用劲的军官紧绷的背部软下去，并慢慢流出鲜血，他一生只三次嗅到过人血的臭味，血浸过掉在地上的长刀，受到门槛的阻滞才渐渐盈积。他看到门口出现那只黑洞洞的枪管，把他引向一种难测的恐怖之中，太太从容自如地站到那笨重的没有挡头的床上，脱去坎肩、暗红色的灯芯绒夹袄、白府绸小衣，最后是那已被撕裂的长裙滑过宽大的髌骨。风洞穿窗纸新绽的裂缝，发出苍蝇振翅那种声响。血腥气和阳光在这个女人身体上涂抹的金光充满了这个房间。太太对他笑笑。士兵指指地下的尸体，动动枪尖，他把那具死尸拖出房间。这时，莫多仁钦想是看见了一堆土灰色的布片掩去那女人光洁的肉体。在一声声粗重的喘息中，居然传来女人纵情的呻吟。他拖着那死尸穿过走廊，把死尸掀进楼梯后的黑暗里。脑袋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终于

在他一声大叫中炸开了，是太太用一根浸透了冰水的带子使他的头颅恢复了形状。

想是那声大叫把头颅震裂的缘故吧，夜里太太把他放到那张床上，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太太在那事后并没有穿好衣裳，她一抖身上的毛毯就赤条条地和他躺在一起，然后同一张毯子盖在了土司太太和门房身上。那夜，那半睡半醒，恍惚中老是听到一种红色和无色的液体像女人的哭声一样淅淅沥沥。

太太俯身对他说：“有了的娃娃是你的娃娃。”她的奶子垂到他下巴上。莫多仁钦永远弄不清楚是不是梦境。

“我娃娃和他妈妈早死了，在我到这老房子看门以前。”

惚恍中他果然看到很久以前已经模糊一团的时间中有一张娃娃的面孔，感到汗水使后背变得冰凉。他说：“水。”是太太脸上渐渐浮起的嫌恶神情使他警醒过来。直到下楼梯时他才回想起他和太太所经历事情的全部过程。他顶上院门，在自己的小屋里把冰凉的铜壶慢慢烧开。从此直到太太分娩他才又一次走进了那房间，是暮春时节，楼梯后那具腐烂了大半就上了冻的死尸又重新散发出臭味。太太的尖叫声使全楼所有空房间的门噼噼啪啪关上又自动开启。

轮到她说：“水。”

第三天黎明时分，太太突然抬起头来说：“拖娃娃的腿。”一只沾着黑色血块的腿从妇人两腿中间伸出。他伸出手，恶狠狠地像抓住了残酷捉弄人的命运一样，太太一声尖叫划破了黎明那张灰色玻璃上的时间。阳光水一样飞快流淌，不觉间就流来了黑暗。死去的妇人的眼睛在黑暗中亮了起来。

“掌灯。”

门房点燃一小截牛油蜡烛，还把一片松明插在墙上。

“把我窗纸薰黄了，奴才。”

“我把娃娃埋了。”

“深点才好。”

“深。”

“怕狗。”

“怕人家的狗我们没有狗了。”

太太不断从牙缝里啞啞地倒抽冷气，连喝下三碗滚烫的油茶，一团红晕浮上苍白的脸颊。

“人哪！”他说。

太太迅疾高傲地强撑起身子：“奴才！记住是别人抢走了你的老婆孩子，还弄断了你的腿！”她强撑起身子不让奴才叹息主人的命运，就如眼前这耸立在一片被世人遗忘的废墟上的空空如也的房子一样。

她还说奴才用松明薰黑了她白净的窗纸。她还说：“等主人回来，我告诉他你们待我十分周到。”

莫多仁钦喉咙里又咕噜一声。他那副老假牙摔成了大小七块，一整天他都努力在口腔中把它们拼复还原。白天就这样消磨掉了。他吐掉嵌牙时带到口里的泥砂。又起身咿呀呀推上沉重的院门。他看见映着残阳的山尖那血红哗啦一声流淌下来变成液体。早晨，那血红色重又染上山尖时，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老房子一扇扇黑洞洞的窗户从一片铁灰的曙色中显露出来。大门自己咿呀了一声，院外流淌的雾气无阻滞地流了进来。

一个声音说：“老房子。”

又一个声音：“明朝诰封的一个宣慰司的老房子。”

“末代土司进城念了大学扔了一个年轻太太在这里没有回来。”

“听说‘文化大革命’自杀了。”

那两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小房子和他本人。他听到鞣制很好的靴帮上的皮子咕咕作响。

“但愿今天运气好。”

“阿门。”

不久他就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声，在早晨清新甜美的空气中来回激荡。他挪到门口坐下，再次努力用唾液粘合碎裂的假牙。直到两个猎手把一头牡鹿扔在他脚前。

“你是谁？”他们看到这个老头时吃了一惊。

“莫多仁钦，白玛土司家的门房。”

“你别唬我们。那个门房害着相思病，土司太太生第二个野娃娃死了，他也死了。我们听说这件事情。你是要饭的还是害了麻风病逃到山里的，我们不会为难你。”

“我死了？”

“是那个看门的瘸子死了，不是你。”

他想告诉他们每年他都想替太太的卧室换上干净洁白的窗纸。太太来的部落有三十六户八百牛三百羊。太太新来下马时他亲手铺了一长溜毡子，直穿过院子，连接院门和上楼的梯口。

他说：“主人和太太都嘱咐我看好房子。”莫多仁钦脑子中闪电般一亮，想起一件当时做过就忘记了的事情。他像当初一样举起手来，就像这个动作与好多年前那个同样的动作中间从未有过时间的间隔一样，从毡帽的翻边中拿出一个尚未开启的牛皮纸信封。

“主人来的。”

从城里出来过假日的猎手在夹克上揩揩剖鹿弄湿的双手，打开来看了。这时一阵陡起的阴风从汉子手中夺走了那页信

纸。那纸片轻飘着，像一片羽毛，最后和蓝空中的一片白云融为一体。白云转过山头消失了，蓝空边缘的山脉碧绿如洗。

“太太读到主人的信了。”

“你主人做了政府的官。”

“土司不是什么都管的官吗？”他问。

“做了政府干部就不要你太太了。”那人怕他人老耳聋，俯身在他耳边说：“这封信写了二十三年了，他要跟你女主人离婚！”这一声使当初女主人用湿布带捆拢的他的头颅又轰然一声重新炸裂。太阳随那一声响变成一个绿焰熊熊冷气幽幽的大火球。

剩下的时间，他一边熬炼两个猎手扔给他的鹿油一边想他忘了问信里主人提没提门房几句。莫多仁钦曾在八十六岁上梦见自己和太太交合。她的身体仍和在两个溃兵枪口下脱光了时一模一样。醒来，发现使肚腹温暖而做了那个梦的是漏进门缝的一抹金色阳光。第二次难产太太至死也没说：“是你的娃娃。”他把熬炼好的鹿油倾进两只锈绿的铜盏，搭上灯草。这时他重又听到楼上传来女人的尖叫，那叫声刀子一样划破黄昏的沉寂，一切都水一样动荡起来。许多年时光的皱纹交叠在一起，再也无法分清原来的顺序。

他说：“就来，太太。”

上楼梯时，一碰扶手就倒下了。

把灯盏放在窗台上，点燃，他低低叫一声：“太太。”

太太十分清晰地呻吟了一声，说的还是许多年前那个字：“水。”

莫多仁钦想返身到院里取水。刚到楼梯口，楼梯就塌了，楼梯倒向墙角，现出了那多少年前他力图忘掉而终于就忘掉了的楼梯后的黑暗空间。那具军官的骷髅向他切齿微笑。他的眼



窝中飘起绿火。这使他记起点什么却什么都未能记起。他折身回去。每走一步，楼道的地板就从他刚抬起的脚下塌陷了。整个老房子都在回响，然后又被回响弄得摇晃起来。他指头一触及房门，房门就轰一声倒下了。宽大的木门板倒下时一股风煽着了窗台上燃烧着鹿油的灯盏。那火焰一歪身子便爬上了焦干枯黄的窗纸。

“是我的娃娃吗？”

他俯下身柔声问道。

“不。”

“是我的娃娃。”他看到自己的老脸悬挂在明亮的火光中间，浮出了楼梯下那死人脸上曾经活生生的凶恶神情。

“是我的娃娃。”

最后，他挥舞着已经爬到他手臂上的鲜艳的火苗说道。